

第五章 同化於正統性

前言

張學良在〈坦述西安事變痛苦的教訓敬告世人〉¹（1958年執筆，以下簡稱為〈教訓〉）一文中進行敘述自己歷史之際，其敘述的機制以及目的是甚麼呢？此書中也存在兩種敘述者？那麼此書敘述的特色又是甚麼？

本章目的擬回答如上問題。因此，第一節擬概觀〈教訓〉的內容。第二節，擬注意到敘述者將自己過去當作告發的材料。由此可知，敘述者的過去意義的變化。敘述者現在從過去欺騙的經驗來進行告發。第三節，由於敘述者表面上的敘述目的不一樣，而發現另一敘述者的存在。經過探討兩種敘述者脈絡的比重，由此可知，愛國敘述者（後者）只成為正統敘述者（前者）的為了強化其主張之「佐料」而已。根據以上的探討，本文擬闡明張學良自敘由於「同化於正統性」而主張的兩種「過去有用性」。

第一節〈坦述西安事變痛苦的教訓敬告世人〉

〈坦述西安事變痛苦的教訓敬告世人〉，其字數總共不到 2000 字，由十幾段落而形成的。其內容如下；敘述者在開頭宣言說「我要竭盡綿薄，現身說法，對共產主義者，實行口誅筆伐」，而談到該文撰寫的動機。其次他說，「在這個無限戰爭的大本營中，最好無比的是，請蔣總統為參謀總長」，而繼續說，大家應該「接受他的反共主張，迅速早日的消滅這群惡魔」。然後敘述者回顧過去自己與中共（周恩來與毛澤東）的故事、蔣中正講演中的論述、西安事變與楊虎城的故事，最後他提出其對辯證法唯物論的疑問。其中，有關楊虎城的話題，是約 800 字以上，佔了全文的百分之四十。從此可以推論，有關楊虎城在西安事變所扮演的角色，作者張學良與讀者蔣中正之間，〈教訓〉撰寫當時還沒形成共同的認識。²

另外，張學良在〈教訓〉說，「我並沒有確實的證據（我寫這篇文章，盡力的十分忠實，除非我記憶上小有差錯。我準備任何人向我挑戰）」，因此可以理解，作者是擬將該文記載的確實性，向讀者保證而且進行契約。該文性質基本上是張

¹ 以下簡稱為〈教訓〉。本文使用的是，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毅菽書齋所藏的該文書草稿的摘錄（楊天石氏提供）。因此本文擁有史料不完整的限制。另外引用該文之際，除了使用括號之外，沒有特別注釋。

² 據1956年12月5日張學良至蔣中正函而言，蔣曾經對張要求敘述楊虎城與西安事變的關係。此際張所敘述的有關楊虎城的部分，收錄於後來的〈西安事變反省錄〉。在〈西安事變反省錄〉中所描述的楊的角色是，「楊虎城乃受良之牽累，彼不過陪襯而已」，換言之，由張而解釋，楊是兵諫的提案者而已。在〈西安事變反省錄〉中沒有在〈教訓〉所說的「我那些小傢伙們」此些記載。

學良對西安事變的回憶錄，可是我們由於這些契約性因素，而可以將該文視為廣義的自敘性文書。本文根據這些了解，而將〈教訓〉成為本章要探討的對象。

第二節 正統告發者

一、告發敘述者

張學良在〈教訓〉中為何敘述自己過去呢？我們是注意到其敘述者的立場以及登場人物的角色來進行探討。在〈教訓〉，敘述者開頭說，「我是受了欺騙，受了愚弄，受了利用」。這是敘述者對自己的定義。在這裡的「我」是敘述者自己。他就說明，自己過去是被中國共產黨欺騙的受害者，而且自己現在也感覺是同樣受害者。所以他說，「我要竭盡綿薄，現身說法，對共產主義者，實行口誅筆伐」。因此可說，此敘述者的敘述自己過去，其目的是將自己過去當作告發的材料。所以我們擬將此敘述者稱為「告發敘述者」。

二、從反省到攻擊

那麼告發敘述者是如何提出自己受害的內容呢？他先說「他是現代對共產主義鬥爭中唯一的有明見有經驗、英勇果毅不屈不撓的一位老戰士」，如此對蔣中正加以評價。然後，敘述者是為了以蔣中正為中心的反共集團，報告自己曾經被中共受害的內容。其內容可以分成三部分，即第一是中共容易讓人信心，第二是中共利用自己外圍的所謂中立分子，第三是利用楊虎城。要之，經過如下探討他的告發內容，我們就可以知道敘述者的態度就是攻擊中共，而不是反省自己過去的錯誤。

第一是中共容易讓人信心。敘述者說，「周恩來同我會面時自稱他也是蔣委員長的舊屬」，而且說，「毛澤東為堅定我的信心」。敘述者說明自己曾經相信中共的經緯之後，對過去自己加以定義說，「我是從井裏去救豺狼」。

第二是中立分子。敘述者回憶自己過去在即將西安事變之前時段說，「在那時，我左右已有共產分子滲透，而我不自知，以為這些人是抗日愛國分子，對於他們喜悅而加以親信」。他接著說「他們不斷的鼓動我立即抗日；慢慢的提出來剿匪是消滅抗日的武力問題；再進一步提出來，要是真正抗日，必須停止剿匪，聯合共產黨」。而且他主張，曾經刺激他自己的並不是只有從內部而已，說：「另外共產黨的周邊，“民盟”和“救國會”的分子，對我加以鼓勵和刺激，使我自動的感覺著：對於報殺父的不共戴天之仇，對於雪東北淪陷，世人詬病我“不抵抗”的恥辱，對於國家爭取自由平等，非聯合共產黨而抗日不可」。在此，敘述者主張，中共是曾經利用張學良當時的個人背景。然後他下了結論說，「這實在是共產黨對於我施用攻心戰術無比的成功」。由此我們可以感覺，在如此敘述者對自己過去行為的敘述中，幾乎沒有過去他自己的主體性，即他的過去行為都是被中共控制的。

第三是楊虎城。敘述者回憶楊虎城在西安事變當時的角色，說：「在另一方面，我西安剿匪一位重要的夥伴——陝西綏靖主任楊虎城將軍（…中略…）他非常熱衷抗日而不願剿匪。這是由於他有兩種心情：一為保存實力，一為趨向時髦」。敘述者在此提出說明，楊虎城要抗日的動機並不是來自愛國情感。那麼楊虎城是為何與張發動西安事變呢？對此，敘述者說：過去在西安某一日，張與楊談到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問題時，「我【張學良】問計於他【楊虎城】，他沈吟了一下說：“我那些小傢伙們（這是指他的智囊團）倒有一個計策，等待蔣委員長再來西安時，我們不使他離去，我們來一個挾天子以令諸侯”」。敘述者馬上加以註釋說，「請注意，他一開口就說“那些小傢伙們”，那證明他背後已有人鼓動他，是利用他來推動我、試探我」。在此敘述者主張，中共就是操縱楊而且也張自己自身。他接著為了強調此一主張，進行說明解放蔣中正的場面。

楊虎城的反對蔣委員長返京，那不是出諸他自己，而是出諸楊的幕中滲透分子，（…中略…）他【與我】的這一番爭論，和經周恩來一說之下，即為平息，可見背後操縱有人也。

如此，在敘述者的告發內容中，幾乎可看出有一觀點，即自己是雖然不知不覺但實際上被中共欺騙的。此觀點並不是張學良獨特的，而正是當時黨國權威所定義的中國近現代史之官方觀點，尤其與『蘇俄在中國』的主要觀點一樣。³ 因此可說，張學良敘述自己歷史的機制是，與其套用「黨國正史」的架構不如同化之。他由於此機制而企圖的是不只提出教訓，而且告發而攻擊中共。這是告發敘述者的自己歷史敘述之目的。

第三節 蔣的部下

如上探討，〈教訓〉是看起來大部分是告發敘述者的敘述。在〈教訓〉之前的張學良自敘中所出現的「主張自己在過去的愛國行為」之敘述者，在〈教訓〉中到底有沒有存在呢？其實他雖然影響力很小，但的確存在。本節擬探討他。首先明確該敘述者的定義，其次闡明他在整個〈教訓〉中的意義。

我們可知在〈教訓〉的某一場面中，登場人物張對楊虎城強調主張，「我們不顧一切的行動，是為了發動要求蔣委員長領導我們抗日」。從此可知，此際敘述者的意圖是，表達自己過去對蔣中正的忠誠。換言之，敘述者希望主張自己在過去的對蔣有用性。我們擬將此敘述者稱為愛蔣敘述者。

愛蔣敘述者接著提出，自己曾經對楊虎城主張的一句話，即：「你若是怕死，何必要發動這種大膽的叛變行為？我將隻身護送蔣委員長入京，上斷頭台我一人承當，我決不牽連任何人」。在此敘述者洋洋得意地敘述過去自己似乎愛國英雄。

³ 《蘇俄在中國》（蔣中正著，1957年）是，解釋近代中國以來的與蘇聯、中共的關係。關於1950年代的官方歷史以及《蘇俄在中國》，請參見本文第一章以及第四章。

此敘述者提出的對自己過去的敘述，其涵義幾乎是只有愛蔣，都沒有其他的抗日愛國、統一愛國。這意味著，愛蔣是愛國，但抗日或統一並不一定是愛國。

那麼愛蔣敘述者與告發敘述者，到底有甚麼關係呢？如上所述的愛蔣敘述者的記載，其實是在告發敘述者如下論述脈絡的後面；「所以當時楊虎城對我說：“你是受了蔣夫人、宋子文、端納【W. H. Donald】情感誘惑，有反初衷，你犯了溫情主義，你是同蔣宋兩家有私誼上的關係，可以和平瞭解。我楊某可是不肯作斷頭將軍的，要幹就幹到底”」。因此敘述者是從愛蔣的立場而回答楊虎城的。由此可言，愛蔣敘述者變成爲爲了更強調告發敘述者的佐料。

總之，張學良在〈教訓〉中對自己歷史的敘述，其特色是套用「黨國正史」的正統性的。而且其套用程度是比〈讀書後記〉更厲害。因此我們可說，其特色是同化。另外雖然愛國敘述者成爲正統敘述者的爲了強化其主張的「佐料」，但至少兩個敘述者都存在，而且主張自己過去的有用性。